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八十三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八十六

史部

通志卷八十三上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宗室傳第六

吳平侯景子勵勸勳勃弟昌昂昱

文帝十男

長沙宣武王懿

子業

孫孝儼

業弟藻

猷弟朗淵明

永陽昭王敷

衡陽宣王暢

桂陽簡王融

子象

子臨川靜惠王宏

宏子正仁
德子見理

正義
正德
正德弟正則

正

則弟正立

正立子賁

安成康王秀

秀子機

推子

正立弟正表

正信

弟推

推子

撫

南平元襄王偉

偉子恪
恭子靜

恪弟恭
恭弟祗

鄱陽忠烈王

恢

恢子範
諮弟修

範子嗣
修弟泰

範弟諮
泰弟退

始興忠武王憺

亮

亮弟映

映弟曄

梁

吳平侯景字子照武帝從父弟也祖道賜以禮讓稱居

鄉有爭訟專賴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墟主皆竊
言曰其後必大仕宋終于書侍御史齊末追贈左光祿
大夫三子長曰尚之次曰文帝次曰崇之尚之敦厚有
器業爲司徒建安王中兵參軍一府稱爲長者遷步兵
校尉卒官天監初追謚曰文宣侯子靈鈞嗣仕齊爲廣
德令武帝起兵行會稽郡事項之卒追封東昌縣侯子
審嗣崇之仕齊官至東陽太守以幹能顯政尚嚴厲永
明中錢唐唐瑀之反別衆破東陽崇之遇害天監初追

謚曰忠簡侯景崇之子也八歲隨父在郡居喪以毀聞及長好學才辯有識斷仕齊爲永寧令政爲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爲政乃榜郡門曰諸縣有凝滯者可就永寧令決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爲郡不許永元二年以長沙宣武王懿勲除步兵校尉是冬懿遇害景亦逃難武帝起兵以景行南兖州事時天下未定沔北儋楚各據塢壁景示以威信渠帥相率面縛請罪旬日境內皆平武

帝踐阼封吳平縣侯南兖州刺史加都督景居州清恪
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壅下不敢欺吏民敬畏如神
明會年荒計口振恤又爲饘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以
棺具人甚賴焉天監七年爲左驍騎將軍兼領軍將軍
領軍管天下兵要宋孝建已來制局用事與領軍分權
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領軍垂拱而已及景在職峻切官
曹肅然制局監皆近倖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尋
出爲寧蠻校尉荊州刺史加都督八年魏荊州刺史元

志攻潺溝驅迫羣蠻羣蠻悉度漢水來降議者以爲蠻
累爲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
人來侵每爲矛盾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也乃
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宗中兵
參軍孟惠雋擊志於潺溝大破之景初到州省除參迎
羽儀器服不得煩擾吏民修葺城壘申警邊備理詞訟
勸農桑郡縣皆改節自勵州內清靜抄盜絕迹十三年
復爲領軍將軍直殿省知十州損益事月加祿五萬景

爲人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其在朝廷爲衆所瞻仰於武帝雖屬爲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十五年加侍中及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坐法免詔景以爲安右將軍監揚州置佐史即宅爲府景越親居揚州固辭至于流涕帝弗許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符如火汝手何敢留之其爲人所畏敬如此遷都督郢州刺史將發帝幸建興苑餞別爲之流涕在州復有能名

齊安竟陵郡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示魏即焚塢戍
保境不復侵略卒于州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子勵
嗣勵字文約弱不好弄喜愠不形於色位太子洗馬母
憂去職殆不勝喪每一思至必徒步至墓或遇風雨仆
卧中路坐地號慟起而復前家人不能禁景特所鍾愛
曰吾百年後其無此子乎使左右節哭服闋除太子舍
人景薨勵不進水漿者七日廬于墓所親友隔絕會叔
父曇下詔獄勵乃率昆弟羣從同詣大理雖門生故吏

莫能識之後襲封吳平侯對揚王人悲慟嗚咽傍人亦
爲隕涕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內史郡多猛獸
常爲人患及勵在任獸暴爲息又遷豫章內史道不拾
遺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民悲泣數百里
中舟乘填塞各齎酒肴以送勵勵人爲納受隨以錢帛
與之至新淦縣所山村有一老姥以盤擎鱠魚自送舟
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
舊饒外國舶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數人

勵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賔多爲海暴勵征討
所獲生口寶物軍賞之外悉送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
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
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有詔以本號
還朝而江西俚帥陳文徹出寇高要又詔勵重申蕃任
未幾文徹降附勵以南江危險宜立重鎮乃表臺於高
涼郡立爲高州以西江督護孫固爲刺史徵爲太子左
衛率勵性率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將羹正曾前翻之

顏色不異徐呼更衣聚書至三萬卷披翫不倦尤好東
觀漢記略能誦憶劉顯執卷策勵酬應如流乃至卷次
行數亦不差失少交結唯與河東裴子野范陽張纘善
卒於道贈侍中諡曰光侯勸弟勗字文肅少以清靜自
立封西鄉侯位南康內史太府卿大寶元年與南康王
會理謀誅侯景事發遇害勸弟勗字文祗封東鄉侯位
太子洗馬及勸同見害勗弟勗位定州刺史封曲江鄉
侯大寶初廣州刺史元景仲將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

霸先攻景仲迎勅爲刺史時湘東王繹在荊州雖承制

授職力不能制遂從之勅乃鎮嶺南爲廣州刺史後定

江表以王琳代爲廣州以勅爲晉州刺史魏克江陵勅

復據廣州敬帝承制加司徒紹泰中爲太尉尋進爲太

保及陳武禪代之際舉兵不從尋敗遇害景弟昌字子

建位衡州刺史性好酒在州每醉徑出人家或獨詣草

野刑戮頗無期度醉時所殺醒或求焉亦無悔也累遷

兼宗正卿屢爲有司所劾久留都忽忽不樂遂縱酒虛

惲在石頭東齋引刀自刺而卒昌弟昂字子明位輕車將軍監南充州初兄景再為兗州德惠在人及昂來代時人方之馮氏徵為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有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在虎窟山石室中無所修行唯不甚食或出人問時飲少酒鵝卵一兩枚人呼為聖姑就求子往往有效造者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為祆惑鞭之二十創即差失所在中大通元年為領軍將軍久之封湘陰侯出為江州刺史卒諡曰恭侯昂弟昱字子

眞少而狂狷不拘禮度異服危冠交游冗雜尤善屠牛業以爲常於宅內酤酒好騎射厯位中書侍郎每求試邊武帝以其輕脫無威望抑而不許遷給事黃門侍郎上表請自解帝手詔責之坐免官因此杜門絕朝覲普通五年坐於宅內鑄錢爲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臨海郡行至上虞有勅追還令受菩薩戒既至恂恂盡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帝甚嘉之爲晉陵太守下車勵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奸吏旬日之間郡中大安

俄而暴卒百姓行號巷哭市里為之誼沸設祭奠於郡庭者四百餘人有田舍婦夏氏年百餘歲扶曾孫出郡悲泣不自勝其惠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為立廟建碑以紀其德又詣都表求贈諡詔贈湘州刺史諡曰恭子

文帝十男

文帝十男張皇后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武帝衡陽宣王暢李太妃生桂陽簡王融融為東昏所害敷暢齊建武中卒武帝踐阼並封郡王陳太妃生臨川靜

惠王宏南平元襄王偉吳太妃生安成康王秀始興忠武王憺費太妃生鄱陽忠烈王恢

長沙宣武王懿字元達文帝長子也少有令譽解褐齊邵陵王行參軍襲爵臨湘縣侯歷位晉陵太守以善政稱永明末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是歲魏軍入漢中遂圍南鄭懿隨機拒擊乃解圍遁去又遣氏帥楊元秀攻取魏歷城等六戍魏人震懼邊境遂寧永元二年裴叔業據豫州反懿以豫州刺史領歷陽南譙二郡太

守討之叔業懼遂降魏武帝時在雍州遣典籤趙景悅
說懿興晉陽之甲誅君側之惡懿不答既而平西將軍
崔慧景入寇奉江夏王寶玄圍城齊室大亂馳信召懿
懿時方食投箸而起率銳卒三千人入援武帝馳遣虞
安福下都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
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已宜勒兵入
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合表還厯陽
託以外拒為事則威震内外誰敢不從如一朝放兵受

其厚爵高而無人必生後悔懿長史徐曜甫亦以為勸
懿並不聽慧景遣其子覺來拒懿擊大破之乘勝而進
追斬慧景授中書令都督征討水陸諸軍事時東昏肆
虐茹法珍王咺之等執政宿臣舊將並見誅夷懿既勲
高獨居朝右深為法珍等所憚乃說東昏將加酷害長
史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令西奔懿不從曰古皆
有死豈有叛走中書令邪尋見留省賜藥與弟融俱殞
謂使者曰家弟在雍州深為朝廷憂之中興元年贈司

徒宣德太后臨朝改贈太傅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諡曰宣武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葬禮依晉安平王故事懿名望功業素重武帝本所崇敬帝以天監元年四月丙寅即位是日即見褒崇戊辰乃始贈第二兄敷第四弟暢第五弟融至五月有司方奏追皇考妣尊號遷神主于太廟帝不親奉命臨川王宏侍從七月帝臨軒遣兼太尉散騎常侍王份奉策上太祖文皇帝獻皇后及德皇后尊號既先卑後尊又臨軒命冊識者

頗致譏議焉懿子業字靜曠幼而明敏仕齊為太子舍人宣武之難與二弟藻象俱逃匿於王嚴秀家東昏知之收嚴秀付建康獄考掠備極乃以鉗拔手爪至死不言竟以免禍天監二年襲封長沙王厯位祕書監侍中都督南兖州刺史運私邸米餽人作甓以砌城武帝善之徙湘州尤著善政零陵舊有二猛獸為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唐睿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言訖不見衆並異之業性敦篤所在留意

普通四年為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薨諡曰元王文集行
於世子孝儼嗣孝儼字希莊射策甲科除祕書郎太子
舍人從幸華林園於坐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
其文甚美帝深異之薨諡曰章子脊嗣業弟藻字靖藝
仕齊位著作佐郎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為益州刺史
時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克劉季連功恃宿將輕少藻藻
怒乃殺之既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人焦僧護聚衆數
萬據郫繁作亂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欲自擊之或陳

不可藻斬之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弓亂射矢
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箭又命除之由此人心大安賊乃
夜遁藻命騎追擊平之九年徵為太子中庶子初鄧元
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為一室名
為內藏綺縠錦罽為一室號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
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再遷侍中
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尤好古體自非公宴未嘗
妄有所為縱有小文成輒棄本厯雍兗二州刺史頻莅

州鎮民吏咸稱之推善下人常如弗及普通六年為軍
師將軍與西豐侯正德北侵渦陽輒班師為有司奏免
官削爵土八年復封爵中大通三年為中軍將軍太子
詹事出為丹陽尹帝每稱其小字歎曰子弟並如迦葉
吾復何憂入為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固讓不許大同五
年遷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侍中如故藻性
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常以爵
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簡文尤愛重之

自遭家禍恒布衣蒲席不食鮮禽非公庭不聽音樂武帝每以此稱之出為南徐州刺史侯景亂藻遣世子或率兵入援及城開加散騎常侍侯景遣其儀同蕭邕代之據京口藻因感氣疾或勸奔江北藻曰吾國之台鉉任寄特隆既不能誅翦逆賊正當同死朝廷耳因不食而薨藻弟猷封臨汝侯為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為侍中中護軍益州刺史時江陽人齊苟兒反

衆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日猷大破苟兒猷在州頗僭濫客筵內遂有香橙不置連榻武帝末知之以此為愆還都以憂愧成疾卒諡曰靈以與神交也猷子韶初

封上甲縣都鄉侯太清初為舍人城陷奉詔西奔及至江陵人士多往尋覓令韶說城內事韶不能人人為說乃疏為一卷客問者便示之湘東王聞而取看謂曰昔王韶之為隆安紀十卷說晉末之亂離今之蕭韶亦可為太清紀十卷矣韶乃更為太清紀其諸議論多謝吳為之韶既承旨撰著多所實錄湘東王德之改韶繼宣武王封長沙王遂至郢州刺史韶昔為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為信傳酒

後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
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
乃徑上韶牀踐踏肴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
異昔時賓客滿坐韶甚慙耻韶弟駿字德頴善草隸工
文章晚更習武旅力絕人與永安侯確相類位尚書殿
中郎超武將軍封南安侯城陷為賊任約所禮謀召鄱
陽嗣王範襲約為約所害猷弟朗字靖徹天監五年例
以王子封侯歷太子洗馬桂州刺史加都督性倨而虐

羣下患之記室庾丹以忠諫見害帝聞之使於嶺表以
功自劾丹父景休位御史中丞丹少有雋才與伏挺何
子朗俱為周捨所狎初景休罷巴東郡頗有資產丹負
錢數百萬責者填門景休怒不為之償俄而朝賢之丹
不之景休景休悅乃悉為還之後為建康正坐事流廣
州朗弟淵明字靖通少被武帝親愛受封貞陽侯太清
元年為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于州
門內及碑匠採石出自肥陵淵明乃廣營厨帳多召人

物躬自率領牽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
武帝既納侯景大舉北侵使南康王會理總兵淵明乃
拜表求行固請乃許之會理已至宿預詔改以淵明代
為都督水陸諸軍趣彭城勅衆軍止於寒山築堰引清
水以灌彭城使城自殄慎勿妄動淵明師次呂梁十八
里作寒山堰以灌彭城水及于堞不沒者三版魏遣將
慕容紹宗赴救淵明素無謀略號令莫行諸將各掠居
人淵明亦不能制唯禁其一軍無所侵掠紹宗至決堰

水淵明命將救之莫肯出魏軍轉迫人情大駭胡貴孫
謂趙伯超曰不戰何待伯超懼不能對貴孫乃入陣苦
戰伯超擁衆弗敢救曰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乃使
具良馬載其愛妾自隨貴孫遂沒伯超子威方將赴戰
伯超懼其出使人召之遂相與南還淵明醉不能興衆
軍大敗淵明見俘執北人懷其不侵掠謂之義王及至
魏魏帝引見淵明及諸將帥釋其禁送晉陽勃海王高
澄禮淵明甚重謂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

禮佛文常云奉為魏主并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紜因欲與梁通和使人以淵明書告武帝方致書以慰高澄東魏除淵明散騎常侍及聞社稷淪蕩哀泣不捨晝夜魏平江陵齊文宣使送淵明至梁并前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淵明歸令上黨王渙率衆送之是時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在建康推晉安王方智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渙軍漸進淵明與僧辯書求迎僧辯不從及渙破東關

斬裴之橫僧辯懼乃納淵明於是梁輿東度齊師北反
淵明至望朱雀門便長慟迄至所止道俗參問皆以哭
對之及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為天成元年大赦境內以
方智為太子授王僧辯為大司馬及陳霸先襲殺僧辯
復奉晉安王是為敬帝而以淵明為太傅建安王報齊
云僧辯陰謀篡逆故誅之仍請稱臣于齊永為蕃國齊
遣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于厯陽明年齊人徵淵明霸
先猶稱蕃將遣使送淵明疽發背死時王琳與霸先相

抗齊文宣遣兵納永嘉王莊主梁祀追諡淵明曰閔皇
帝

永陽昭王數字仲達文帝第二子也少有學業仕齊為
隨郡內史招懷遠近士庶安之以為前後之政莫及明
帝謂徐孝嗣曰學士舊聞例不解理官聞蕭隨郡唯置
酒清言而路不拾遺行何風化以至於此答曰古者修
文德以來遠人況止郡境而已帝稱善召為廬陵王諮
議參軍卒武帝即位贈司空封永陽郡王諡曰昭天監

二年子伯游嗣伯游字士仁位會稽太守薨諡曰恭

衡陽宣王暢文帝第四子也有美名仕齊位太常封江陵縣侯卒天監元年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封衡陽郡王諡曰宣三年子元簡位郢州刺史卒於官諡曰孝葬將引柩有聲議者欲開視王妃柳氏曰晉文已有前例不聞開棺無益亡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痛遂止子獻嗣桂陽簡王融文帝第五子也仕齊位太子洗馬與宣武王懿俱遇害天監元年贈撫軍大將軍封桂陽郡王諡

曰簡無子詔以長沙宣武王第九子象嗣象字世翼容

止閑雅簡於交游事所生母以孝聞位丹陽尹象生長
深宮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再遷湘州刺史加
都督湘州舊多猛獸為暴及象任州日四猛獸死于郭
外自此靜息父老咸稱德政所感歷位太常卿加侍中
兼遷祕書監薨諡曰敦子慆嗣慆字元貞位信州刺史
有威惠太清二年赴援臺城遇勅還蕃尋為張纘所構
書報湘東王曰河東桂陽二蕃犄角欲襲江陵湘東乃

水步兼行至荆鎮慥尚軍江津不以為意湘東至乃召慥深加慰喻慥心乃安後留止省內慥心知禍及遂肆醜言湘東大怒付獄殺之

臨川靜惠王宏字宣達文帝第六子也長八尺美鬚眉容止可觀仕齊為北中郎桂陽王功曹及宣武之難兄弟皆被收道人釋惠思藏宏及武帝師下宏至新林奉迎建康平為中護軍領石頭戍事天監元年封臨川郡王位揚州刺史加都督四年武帝詔宏都督諸軍侵魏

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
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克梁城宏部分乖
方多違朝制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接近畏懦不敢
進召諸將欲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
曰我亦以為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
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
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
生一寸昌義之怒鬚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

之師輕言可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
劒而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已罷僧珍
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欲
使全師而還又私謂裴邃曰王非止全無經略庸怯過
甚吾與言軍事都不相入覩此形勢豈能成功宏不敢
便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幘北軍歌
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韋叡也僧
珍歎曰使始興吳平為元帥我相毗輔中原不足平今

遂為敵人見欺如此乃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
洛口宏固執不聽乃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自是
軍政不和人懷憤怒魏奚康生馳遣楊大眼謂元英曰
梁人自克梁城已後又不進軍其勢可見當是懼我王
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元英曰蕭臨川雖驍其下有好
將韋裴之屬亦未可當望氣者言九月賊退今且觀形
勢未可便與交鋒張惠紹次下邳號令嚴明所至獨克
下邳人多有欲來降惠紹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

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失鄉非朝廷弔民本意也今且
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九月洛口軍潰宏棄
衆走其夜暴風雨軍驚宏與數騎逃亡諸將求宏不得
衆散而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彊壯僅得脫
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歛城門求入臨汝侯登城
謂曰百萬之師一朝奔潰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奸人
乘間為變城門不可夜開宏無辭以對乃絕食饋之惠
紹聞洛口敗亦退軍六年遷司徒領太子太傅八年為

司空揚州刺史十一年正月為太尉其年冬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未拜遷揚州刺史所生母陳太妃薨去職尋起為中書監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如故宏妾弟吳法壽殺人有勅嚴討法壽在宏府內無如之何武帝制宏出之即日償辜南司奏免宏司徒驃騎揚州刺史武帝注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為名屢為有司所奏帝每賞之十七年帝將

幸光宅寺有士伏於驃騎航待帝夜出帝將行心動乃
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為宏所使帝泣謂宏曰我人才勝
汝百倍當此猶恐顛墜汝何為者我非不能為周公漢
文念汝愚故宏頓首曰無是無是乃以罪免而縱恣不
悛奢侈過度第宅擬於帝宮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
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屨直千萬
好食鱖魚頭常日進三百其他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
盡棄諸道路江本吳氏女也世有國色親從子女徧於

王侯後宮兄弟縱橫都下宏未幾復為司徒普通九年

遷太尉揚州刺史侍中如故七年四月薨帝篤於友于

自疾至薨輿駕七出臨視及薨詔贈侍中大將軍揚州

牧假黃鉞并給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劍為六十人謚曰

靖惠宏以介弟之貴無他才能恣意聚斂庫室垂有百

間在內堂之後闕簷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

殊不悅宏愛妾江氏寢膳不能暫離上他日送盛饌與

江曰當來就汝懽宴唯攜布衣之舊射聲校尉丘佗卿

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
呼後閣輿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貨顏色怖懼上意
彌信是仗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
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佗卿屈指計見
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砂黃屑雜
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
生活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宏都下有數十邸
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券主

奪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帝後知之制懸券不
得復驅奪自是之後貧庶不復失居業晉時有錢神論
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為錢愚論其文甚切帝知以激
宏宣旨與綜天下文章何限何忽作此雖令急毀而流
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改宏又與帝女永興主私通
因是遂謀弑逆許事捷以為皇后帝常為三日齋諸主
並豫永興乃使一僮衣以婢服僮踰閤失屢閤帥疑之
密言於丁貴嬪欲上言恐或不信乃使宮帥圖之帥令

內輿人八人纏以絁綿立於幕下齋坐散主果請問帝
許之主升階而僮先趣帝後八人抱而禽之帝驚墜於
扈搜僮得刀辭為宏所使帝祕之殺二僮於內以漆車
載主出主恚死帝竟不臨哭帝諸女臨安安吉長城三
主並有文才而安吉寔得令稱宏子十人許可知者七
人長子正仁字公業位祕書丞早卒諡哀世子正仁弟
正義嗣正義字公威初以王子封平樂侯位太常卿南
徐州刺史屬武帝幸朱方正義修廨宇以待輿駕初京

口城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是後崩壞其頂猶有小亭登降甚狹及上升之下輦步進正義乃廣其路傍施欄楯翌日上再臨幸遂通小輿帝大悅登望久之勅曰此嶺不足須固守然京口實乃壯觀乃改曰北顧賜正義束帛後為東揚州刺史薨正義弟正德字公和少而凶慝招聚亡命破冢屠牛兼好弋獵齊建武中武帝崩嗣未立養以為子及平建康生昭明太子正德還本天監初封

西豐縣侯累遷吳郡太守正德自謂應居儲嫡心常快
快每形於言普通三年以黃門侍郎為輕車將軍置佐
史頊之奔魏去之日詠竹火籠詩一絕內火籠中以自
譬曰楨幹屈曲盡蘭麝氤氲欲知懷炭日正是履冰
朝至魏自稱梁被廢太子時齊蕭寶寅先在魏表魏帝
曰豈有伯為天子父為揚州棄彼密親遠投他國不若
殺之魏既不禮之正德乃殺一小兒稱為己子遠營葬
地魏人不疑又自魏逃歸見於文德殿至庭叩頭武帝

泣而誨之特復本封正德志行無悛公行剽掠時東府
有正德及樂山侯正則潮溝則有董黃門子暹世謂之
董世子者也南岸則有夏侯夔世子洪此四凶者為百
姓巨蠹多聚亡命黃昏多殺人於道謂之打稽時勲豪
子弟多縱恣以淫盜屠殺為業父祖皆不能禁尉邏亦
莫能禦車服牛馬各有標號謂之西豐駱馬樂山烏牛
董暹金帖織成戰袍直七百萬後正則為刼殺沙門徒
嶺南死洪為其父夔奏繫東治死於徒暹坐與永陽王

妃王氏亂誅三人既除百姓少安正德淫虐不革尋除
給事黃門侍郎六年為輕車將軍隨豫章王北侵正德
輒棄軍走為有司所奏下獄帝切詔責其過失免官削
爵土徙臨海郡未至徙所道追赦之八年復封爵正德
北還求交朱异帝既封昭明諸子异言正德失職大通
四年特封臨賀郡王後為丹陽尹坐所部多劫盜復為
有司所奏去職出為南兗州在任苛刻人不堪命廣陵
沃壤遂為之荒至人相食噉既累試無能從是黜廢轉

增憤恨乃陰養死士常思國釁聚蓄米粟宅內五十間
室並以為倉自征虜亭至于方山悉略為墅蓄奴僮數
百皆黥其面太清二年秋侯景反知其有奸心景黨徐
思王在北經與正德相知至是景遣思王至建業具以
事告又與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奸臣亂國以景觀之
計日必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天下義士竊所忿
慨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奮
正德得書大喜曰侯景之意暗與人同天贊我也遂許

之及景至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荻以濟景焉朝廷未知其謀以正德為平北將軍屯朱雀舫景至正德乃北向望闕三拜跪辭獻歎流涕引賊入宣陽門與景交揖馬上退據左衛府先是其軍並著絳袍袍裏皆碧至是悉反之賊以正德為天子號曰正平元年初童謠有之故以應也又世人相恨必稱正平耳正德乃以長子見理為太子以女妻景景為丞相與約曰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又令畿內王侯三日不出者誅之及臺城開正

德率衆揮刀欲入賊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乃復太清之號降正德為侍中大司馬正德入問訊拜且泣武帝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正德知為賊所賣深自咎悔密書與鄱陽嗣王契令以兵入賊遮得書乃矯詔殺之先是正德妹長樂主適陳郡謝禧正德姦之燒主第縛一婢加玉釧於手以金寶附身聲云主被燒死檢取婢屍并金玉葬之仍與主通呼為柳夫人生二子焉日月稍久風聲漸露後黃門張準有一雉媒正德見而奪

之尋會重雲殿為淨供皇儲以下莫不畢集準於衆中
託罵曰張準雉媒非長樂主何可略奪皇太子恐帝聞
之令武陵王和止之乃休及出送雉媒還之其後梁室
傾覆既由正德百姓至聞臨賀名亦不欲道童謠云寧
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是見理字孟
節性甚凶麤長劒短衣出入廬里不為宗室所齒及肆
逆甚得志焉招集羣盜每夜輒掠劫於大航為流矢所
中死正德弟正則字公衡天監初以王子封樂山侯累

遷太子洗馬舍人恒於第內私械百姓令養馬又盜鑄
錢大通二年坐匿劫盜削爵徙鬱林帝勅廣州日給酒
食南中官司猶處以侯禮正則滋怨諸父與西山督護
靳山顧通室招誘亡命將襲番禺未及期而事發遂鳴
鼓會將攻州城刺史元景仲命長史元孝深討之正則
敗逃于厠村人縛送之詔斬於南海有司請絕屬籍收
妻子詔聽絕屬籍妻子特原正則弟正立字公山初封
羅平侯母江有寵初正仁之亡宏溺情曲制以正立為

世子正立微有學宏薨後知非朝議表求讓兄帝甚嘉
焉諸侯例封五百戶正立改封實土建安縣侯食邑一
千戶後位丹陽尹薨諡曰敏子賁嗣賁字世文性躁薄
正德為侯景所立賁出投之專監造攻具以攻臺城常
為賊耳目南康嗣王會理謀襲景賁與中宿世子子邕
告之賊矯封賁竟陵王子邕隨郡王並改姓侯氏賁為
宗正卿子邕都官尚書專權陵蔑朝士居嘗晝卧見柳
敬禮蕭勸入室毆之賁驚起乞恩俄而賊惡其翻覆殺

之正立弟正表字公儀封封山縣侯位北徐州刺史鎮
鍾離正表長七尺九寸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闇知正
德附賊遂盤桓不赴援賊尋以正表為南兗州刺史封
南郡王正表於歐陽立柵斷截援軍南康王遣軍擊破
之正表走還鍾離據州降于東魏魏封為蘭陵郡王後
除侍中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司空公諡曰昭
烈子廣壽嗣正表弟正信字公理封武化縣侯與正立
同生亦被宏鍾愛然幼不慧常執白團扇湘東王取題

八字銘以譏之正信不悟搖玩自若位給事中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文帝第七子也年十三吳太妃亡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與秀並以孝聞居喪累日不進飲文帝親取粥授之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并母二子陳亦無子有母德視二子如已生秀美風儀性方靜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弗之見仕齊為太子舍人長沙王懿之難臨川王宏以下諸弟姪皆匿人間武帝兵至新林秀及諸親並自拔赴軍建康平為南徐州刺史

天監元年封安成郡王京口自崔慧景亂後累被兵革
人戶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屬饑年以私財贍
百姓所濟甚多六年為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船以
為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以牢者給參佐
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及至州聞前刺史取
徵士陶潛曾孫為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胤
即日辟為西曹時夏水汎長津梁斷絕外司請依舊僦
度收其價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為患可利之乎給船

而已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尋遷荊州刺史
加都督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
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是歲魏縣瓠城人反殺豫州
刺史司馬懷悅引司州刺史馬仙琕仙琕籤荊州求應
赴衆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為援援之宜速待勅
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及沮水暴長頗敗民田秀以穀
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琛簡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
百餘人百姓大悅荊州嘗苦旱咸欲徙市開渠秀乃責

躬親祈楚望俄而雨降遂獲有年又武寧太守為弟所
殺乃偽云土反秀照其姦慝望風首款咸謂之神於荆
州起天居寺以武帝游梁館也十三年為郢州刺史加
都督郢州地居衝要賦斂殷煩人力不堪至以婦人供
作秀務在約已省去游費百姓安堵境內晏然夏口常
為戰地多暴露骸骨秀於黃鶴樓下祭而埋之一夜夢
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常作襦袴以賜凍者時司州
叛蠻田魯生魯賢超秀據蒙籠來降武帝以魯生為北

司州刺史魯賢為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為北境捍蔽而魯生超秀互相讒毀有去就心秀撫喻懷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遷雍州刺史在路薨武帝甚痛悼焉初秀之西也郢州人相送出境聞其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及薨四州人裂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蠻迎秀聞薨祭哭而去喪至都贈司空諡曰康秀美容儀每在朝百寮屬目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帥請按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都

旦臨公事厨人進食誤覆之去而登車終朝不飯亦弗
之誚也時諸王並下士建安安成二王尤好人物世以
二安重士方之四豪秀精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士平
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武帝
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心謹畏過於踈賤者帝益以此
賢之少偏孤於始興王憺尤篤憺久為荊州刺史常以
所得俸中分秀秀稱心受之不辭多也昆弟之睦時議
歸之佐史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誌銘許焉當世高才遊

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欲擇用之而咸稱實錄遂四碑並建子機嗣機字智通位湘州刺史薨於州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書博學彊記然而好弄尚力遠士子邇小人為州專意聚斂無政績頻被案劾將葬有司請諡詔曰王好內怠政宜諡曰煬所著詩賦數千言元帝集而序之子操嗣機弟推字智進少清敏好屬文深為簡文所親賞普通六年以王子封南浦侯厯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

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為旱母焉侯景之亂守東府城
陷推握節死之推弟撫字智遐性溫裕有儀表封永豐
縣侯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來聘武帝以撫辭令可觀令
兼中書侍郎受幣於賓館厯黃門侍郎累遷東巴西梓
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僭稱尊號時宗室在
蜀唯撫一人紀封撫秦郡王紀率衆東下以撫為尚書
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
楊乾運守潼州魏遣大將軍尉遲迥乘虛伐蜀迥入劔

閣長驅至成都。搆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空竭。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共迴升壇，歃血立盟，以城歸魏。魏授搆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周閔帝踐阼，進爵黃臺郡公。武成中，明帝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搆亦豫焉。尋以母老，兼有疾疹，請在外著書，詔許之。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又以歸款功，別賜食多陵縣五百戶。三年，出為上州刺史，為政以禮讓為本。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

撓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以之
獲罪彌所甘心諸囚荷恩並依限而至吏民稱其惠化
秩滿將還部人李漆等三百餘人上表乞留更兩載詔
雖不許甚嘉美之及撓入朝屬置露門學武帝以撓與
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俱為文學博士撓以母老表請
歸養私門帝弗許尋以母憂去職厯少保少傅改封蔡
陽郡公卒武帝舉哀於正武殿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
督少傅益州刺史諡曰襄撓善草隸書名亞王褒筭數

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於世子濟
字德成少仁厚頗好屬文為東中郎將從撫入魏周孝
閔帝踐阼除中外府記室後至蒲陽郡守

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文帝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學仕
齊為晉安王驃騎外兵參軍武帝為雍州慮天下將亂
來迎偉及始興王憺俄聞已入沔帝欣然謂佐吏曰阿
八十一行至吾無憂矣及起兵留偉行雍州府事及帝
克郢魯下尋陽圍建業而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及巴

西太守魯休烈起兵逼荊州蕭穎胄憂憤暴卒西朝亮
懼徵兵於偉偉乃割州府將吏配始興王憺往赴之憺
至瑣等皆降齊和帝詔以偉為都督雍州刺史天監元
年封建安王初武帝軍東下用度不足偉取襄鄉寺銅
佛毀以為錢富僧藏鏹多加毒害後遂致惡疾十三年
累遷為左光祿大夫加親信四十人歲給米萬斛藥直
二百四十萬厨供月二十萬并二衛兩營雜役二百人
陪先置防閤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以疾甚故不復出

蕃而但加奉秩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薨號頓過禮水漿不入口累日由是惡疾轉增因求改封十七年改封南平郡位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大通四年為中書令大司馬薨贈侍中太宰諡曰元襄偉性端雅持軌度少好學篤誠超賢重士四方游士知名者莫不畢至疾亟喪明便不復出齊世青溪宮改為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為第又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雕靡有倖造化立游客省於其中梁蕃邸之盛無過焉而性多恩惠

尤愍窮乏常遣腹心左右歷訪閭里人士有貧困吉凶
不舉者即遣贍恤之平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友人
江革往哭之其妻子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必為營
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祈寒積雪
則遣人載薪米隨之絕者賦給之晚年崇信佛理尤精
元學著二旨義製情性幾神等論義僧寵及周捨殷鈞
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朝廷得失時有匡正子姪邪
僻訓以義方斯人斯疾而不得助主興化梁政漸替自

公薨云世子恪嗣恪字敬則弘雅有風則姿容端麗位
雍州刺史年少未閑庶務委之羣下百姓每通一辭數
處輸錢方得聞徹賓客有江仲舉蔡遂王臺卿庾仲容
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
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帝接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
尋以廬陵王代為刺史恪還奉見武帝帝以人間語問
之恪大慙不敢一言後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太清
中為郢州刺史及亂邵陵王至郢恪郊迎之讓位焉邵

陵不受及王僧辯至郢恪歸荊州元帝以為尚書令司空賊平為揚州刺史時帝未還都以恪宗室令譽故先使歸鎮社稷大寶三年薨於長沙未之鎮也贈太尉諡曰靖節恪弟恭字敬範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初樂山侯正則有罪勅讓諸王獨謂元襄王曰汝兒非直無過並有義方歷位監南徐州事時衡州刺史武會超在州子姪縱暴州人朱朗聚黨反武帝以恭為刺史時朗已圍始興恭至緩服徇賊示以恩信羣賊伏其勇氣夜退

三舍以避軍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陳吳之

心緩之則自潰急之則迸力諸君置之明日朗遣使請

降恭杖節受之一無所問即日收始興太守張寶生及

會超弟之子子仁斬之軍門以其賄而虐也有司奏恭

縱罪人專戮二千石有詔宥之遷湘州刺史善解吏事

所在見稱而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閣模寫宮殿

尤好賓友酣宴終辰坐客滿筵言談不倦時元帝居蕃

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以為勞神不

如已之肆意也尋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恭至州政績
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名為政德碑是
夜聞數百人大叫碑石下明旦視之碑涌起一尺恭命
以大柱置於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
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無所見恭聞而惡焉
先是武帝以雍為邊鎮運數州粟以實儲倉恭乃多取
官米還贍私宅又典籤陳保印侵剋百姓為荊州刺史
廬陵王所啟被詔徵還削爵土在都朝謁白服隨列帝

問白衣者為誰對曰前衡山侯恭帝厲色曰不還我陳
保印吾當白汝未已而保印實投湘東王王改其姓名
曰袁逢恭竟不叙用侯景亂卒於城中詔特復本封元
帝追諡曰僖侯子靜嗣靜字安仁少有美名號為宗室
後進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既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
滿席手自讐校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靜忌其太盛拒而
弗納時論服焉然好戲笑輕論人物時以此少之位給
事黃門侍郎深為簡文所愛賞太清三年卒贈侍中恭

弟祗字敬謨美風儀幼有令譽天監中封定襄縣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寬人慢祗獨莅以嚴厲武帝悅之遷北兗州刺史太清三年侯景圍建業祗與從弟湘潭侯退謀起兵入援會州人反城應景遂奔東魏歷位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封清河郡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時元帝平侯景與齊通好齊文宣欲放祗等還南俄而西魏克江陵祗遂留鄴卒贈中書監車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子放字希逸隨祗至

鄴祇卒放居喪以孝聞服闋襲爵武平中待詔文林館
放性好文詠頗善丹青多在宮中遂被寵待遷太子中
庶子散騎常侍

鄴陽忠烈王恢字弘達文帝第九子也幼聰穎七歲能
通孝經論語義發摘無遺及長美風儀涉獵史籍仕齊
位北中郎外兵參軍前軍主簿宣武王之難逃在都下
武帝起兵恢藏伏得免大軍至新林乃奉迎天監元年
封鄴陽郡王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初郢城內疾疫死者

甚多不及藏殯恢下車遽命埋瘞又遣四使巡行州郡
境內大寧時有進筒中布者恢以奇貨異服即命焚之
於是百姓仰德累遷都督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
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
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須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再遷
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刺史普通七年薨於州詔贈
侍中司徒諡曰忠烈恢美容質善談笑愛文章有士大
夫風則所在雖無皎察亦不傷物後有目疾久廢視瞻

有道人慧龍得療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
慧龍下針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恢性通恕輕財好
施凡歷四州所得奉祿隨而散之在荊州嘗從容問賓
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愈衆未有答者恢顧
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蕃屏而已視事親民自有其
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性彭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王侯
不守蕃國當佐天子臨民清白其優乎坐者咸服有男
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主三十八人世子範嗣

範字世儀溫和有器識為衛尉卿每夜自巡警武帝嘉其勞苦出為益州刺史行至荊州而忠烈王薨因停自解武帝不許詔權監荊州及湘東王至範依舊述職遣弟湘潭侯退隨喪而下大同元年以開通劔道克復華陽增封尋徵為領軍將軍侍中範雖無學術而以籌略自命愛奇翫古招集文才率意題詠亦時有奇致後為都督雍州刺史作牧莅人甚得時譽撫循將士盡獲歡心於是養士馬修城郭聚軍糧於私邸時廬陵王為荆

州既是都督府又素不相能乃啟稱範謀亂範亦馳啟自理武帝怒焉時論者猶謂範欲為賊又童謠云莫忽忽且寬公誰當作天子草覆車邊已時武帝年高諸王莫肯相服簡文雖居儲貳亦不自安而與司徒邵陵王綸特相疑阻綸時為丹陽尹威震都下簡文乃選精兵以衛宮內兄弟相貳聲聞四方範以名應謠言而求為公未幾加開府儀同三司範心密喜以為謠驗武帝若崩諸王必亂已既得衆又有重名謂可因機以定天下

乃更收士衆希望非常太清元年大舉北侵初謀元帥
帝欲用範時朱异取急外還聞之遽入白曰嗣王範雄
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昔陛下登
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今日之事尤
宜詳擇帝默然曰會理何如异對曰陛下得之臣無恨
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欂輿施版屋冠以牛皮帝聞不
悅行至宿豫負陽侯淵明請行又以淵明代之而以範
為征北大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尋遷南豫州刺

史侯景敗於渦陽退保壽陽乃改範為合州刺史鎮合肥時景不臣之迹已露範屢啟言之朱异每抑而不奏及景圍都城範遣世子嗣與裴之高等入援遷開府儀同三司臺城不守範乃棄合肥出東關請兵于魏遣二子為質魏人據合肥竟不助範範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於樅陽遣信告潯陽王大心大心要還九江欲共兵西上範得書大喜乃引軍至湓城以晉熙為晉州遣子嗣為刺史江州郡縣輒更改易於是潯陽政令所行

唯在一郡又疑畏範市糴不通範乃復遣其弟觀寧侯永將兵通南川助莊鐵時二鎮相猜無復圖賊之意範數萬之衆皆無復食人多餓死範竟發背而薨衆祕不發喪奉弟南安侯恬為主有衆數千範將侯瑱襲莊鐵於豫章殺之盡併其軍乃迎喪往郡於松門遇風柩沈于水鈎求得之及于慶之逼豫章侯瑱以範子十六人降賊賊盡於石頭坑殺之世子嗣字長允容貌豐偉腰帶十圍性饒果有膽略倜儻不護細行而復傾身養士

皆得死力範之薨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將士皆乏
絕侯景遣任約攻嗣時賊方盛咸勸且止戰嗣按劍叱
之曰今日之戰乃蕭嗣効命死節之秋也及戰遇流矢
中頸不許拔帶箭手殺數人賊退方命拔之應時氣絕
妻子為任約所禽初範既與潯陽王大心相持及嗣之
死猶未敢發範喪範弟諮字世恭位衛尉卿封武林侯
簡文即位之後景周衛轉嚴外人莫得見唯諮及王克
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卧内晨昏左右天子與之講

論六藝不輟於時及南康王會理事敗克不害懼禍乃
自疏諂不忍離帝朝覲無絕賊惡之令人刺殺諂於廣
莫門外諂弟修字世和封宜豐侯筋力貞固風儀嚴整
九歲通論語十一能屬文鴻臚卿裴子野見而賞之性
至孝年十二丁所生徐氏艱自荊州反葬中江遇風前
後部伍多致沈溺修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搖蕩終
得無他葬訖因廬墓次先是山中多猛獸至是絕跡野
鳥馴狎棲宿簷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為兼衛尉卿

初修兄嗣王範為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箠宿衛
欲令帝知其勤及修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
其故曰夜中警遑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
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
司之常何足自顯聞者歎服時王子侯多為近畿小郡
歷試有績乃得出為邊州帝以修識量宏達自衛尉出
鎮鍾離徙為梁秦二州刺史在漢中七年移風改俗人
號慈父長史范洪胄有田一頃將秋遇蝗修躬至田所

深自咎責功曹史琅邪王庶勸修捕之修曰此由刺史
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鳥千羣蔽日而至瞬
息之間食蟲盡而去莫知何鳥適有臺使見之具言於
帝璽書勞問手詔曰犬牙不入無以過也州人表請立
碑頌德嗣王範在湓城頗有異論武陵王大生疑防流
言噂沓修深自分釋求送質子并請助防武陵王乃遣
從事中郎蕭固諮以當世之事具觀修意修泣涕為言
忠臣孝子之節王敬納之故終修之時不為不義一夕

忽有狗據修所卧牀而卧修曰此其戎乎因大修城壘

承聖元年魏將達奚武來攻修遣記室參軍劉璠至益

州求救於武陵王紀紀遣將楊乾運救之拜修隨郡王

璠還至璠冢乃降于魏乾運班師嶠至城下說城中降

魏修數之曰卿不能死節反為說客邪命射之間信遣

至荊州元帝遣與相聞修中直兵參軍陳晷甚勇有口

求為覘候見獲以辭語被害乃遣諮議虞馨致武牛酒

武謂曰梁已為侯景所敗王何為守此孤城修答守之

以死誓為斷頭將軍魏相安定公宇文泰遣書喻之力
屈乃降安定公禮之甚厚未幾令還江陵厚遣之以文
武千家為紀綱之僕元帝慮其為變中使覘伺不絕於
道至之夕命劫竊之及旦修表輸馬仗而後帝安修入
覲望閣悲不自勝元帝亦慟盡朝皆泣尋拜湘州刺史
長沙頻遇兵荒人戶凋弊修勸穡務本末期流人至者
三千餘家元帝多忌宗室有問望者動加誅剪修靜恭
自守埋聲晦迹元帝亦以宗屬長年深相敬禮及聞江

陵被圍即日登舟赴救至巴陵西而江陵覆滅恭帝立
遙授修太尉遷太保時梁室寢微脩雖心圖義舉而力
弱不能自振遂發背嘔血而薨時年五十二修弟泰字
世怡封豐城縣侯歷位中書舍人傾財竭產以事時要
遂得超遷為譙州刺史江北人情獷彊前後刺史並撫
綏之泰至州徧發人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不限士庶
有恥為之者即加杖責其多輸財者隨放免之於是人
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城陷被執尋逃至江陵元

帝平景以泰為兼太常卿桂陽內史未至郡屬于謹平江陵遂隨兄修於郢州及修卒即以泰為刺史湘州刺史王琳襲泰泰以州輸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為侍中不就乃奔于齊齊用為永州刺史陳天嘉五年周大將軍權景宣略地河南泰遂歸長安以名犯周文帝諱稱字焉拜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公授蔡州刺史政存簡惠深為吏民所安卒官子寶嗣寶字季珍美風儀善談笑未弱冠名重一時隋文帝輔政引為丞相府典籤開

皇中至吏部侍郎坐太子勇事誅泰弟退封湘潭縣侯
位青州刺史建業陷與從兄定襄侯祇俱入東魏齊天
保中位金紫光祿大夫卒子慨深沈有體量北人於南
士中稱慨為長者好學善草隸書歷位著作佐郎待詔
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郎

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文帝第十一子也仕齊為西中
郎外兵參軍武帝起兵憺為相國從事中郎與南平王
偉留守齊和帝即位以憺為給事黃門侍郎時巴東太

守蕭惠訓子瓚等兵逼荊州蕭穎曾暴卒尚書僕射夏侯詳議迎憺行荊州事憺率雍州將吏赴之以書喻瓚等皆降是冬武帝平建業明年和帝詔以憺為都督荊州刺史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封始興郡王時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憺厲精為政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人甚安之是歲嘉禾生一莖六穗甘露降于黃閣四年荊州大旱憺使祠于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憺自以少年始居重

任開導物情辭訟者皆立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
下無滯獄六年州大水江溢隄壞憺親率將吏冒雨賦
丈尺築之而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避焉憺曰王尊尚
欲身塞河隄我獨何心以免乃登隄歎息終日輟膳刑
白馬祭江神酌酒於流以身為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
隄立邠洲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憺募
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洲人皆得以免
吏民歎服咸稱神勇又分遣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槨失

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于州界吏民歸美焉七年慈母陳太妃薨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武帝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冬詔以本號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

爹

徒我反

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方言謂

父為爹故云後為中衛將軍中書令領衛尉卿愔性好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坐時論稱之九年拜都督益州刺史舊守宰丞尉歲時乞丐躬歷村里百姓苦之習以為常愔至州停斷嚴切百姓以蘓又興學校祭漢

蜀郡太守文翁由是人多向學者十四年遷都督荊州
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于道憺聞之自投
于地席藁哭泣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產贈送部伍大
小皆取足焉天下稱其悌十八年徵為侍中中撫軍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即開府黃閣薨二宮悲惜
輿駕臨幸者七焉贈司徒諡曰忠武憺未薨前夢改封
中山王策授如他日意頗惡之數旬而卒憺有惠西土
荊州人聞其薨皆哭於巷嫁娶有吉日移以避哀子亮

嗣亮弟暎字文明年十二為國子生天監十七年詔諸

生口策宗室可否帝知暎聰解特令問策又口對並見

奇謂祭酒袁昂曰此吾家千里駒也起家淮南太守以

諸兄未有除命乃抗表讓焉暎美容儀普通二年封廣

信縣侯丁父憂隆冬席地哭不絕聲不嘗穀粒唯飲冷

水因患癥結除太子洗馬詔以憺艱難王業追贈國封

嗣王陳讓既不獲許乃乞頒邑諸弟帝許之改封新渝

縣侯後居太妃憂泣血三年服闋為吳興太守郡累不

稔中大通三年野穀生武康凡二十二處自此豐穰暎
製嘉穀頌以聞中詔稱美後為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
民吏懷之常載粟帛遊於境內遇貧者即以振焉勝境
名山多所尋履及徵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义行部伍
中暎見其甚老使人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
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唯小者已六十又無孫息家
闕養乏是以行役暎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
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

事多異所傳擢為散騎侍郎賜以俸宅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又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唯飲曾孫婦乳簡文帝命勞之賜以束帛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旅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為知命湘東王愛奇重異遂留其枕暎後歷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廣州刺史卒官諡寬侯暎弟暎字通明美姿容善

談吐初封安陸侯懔特所鍾愛及懔不豫曄侍疾衣不
釋帶言與淚并懔薨扶而後起服闋改封上黃侯位兼
宗正卿簡文入居監撫曄獻儲德頌遷給事黃門侍郎
出為晉陵太守美才仗氣言多激揚常乘折角牛穀木
履被服必於儒者名盛海內為宗室推重特被簡文友
愛與新渝建安南浦並豫密宴號為東宮四友簡文日
有五六使來往曄初至郡屬旱躬自祈禱果獲甘潤郡
崔林村舊多猛獸為害曄在政六年此暴遂息卒于郡

初晬寢疾歷年官曹壅滯有司案諡法言行相違曰替
乃諡替侯



通志卷八十三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膳錄監生臣魏綿曾